樂書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經書類
別い函
三架
ハ土號
四八冊
貴重圖書
WA 35
6
3

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樂書200巻目録1巻』　請求記号 WA35-6
ガラス使用

樂書卷第一

禮記訓義

曲禮上　檀弓上　幽禮下

曲禮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道雖不在書策而學道者必始於書策道雖不在琴瑟而樂道者必始於琴瑟古之所謂先生者非爲其長於我也爲其聞道先乎吾而已聞道先乎吾吾從而師之不特見其人而尊敬之也雖見其載道之書策樂道之琴瑟亦必尊而敬之非敬書策琴瑟而已所以敬道也道之所在聖人尊之而況其凡乎故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其斯以爲敬之至歟今夫爲人子者於父植之桑梓則必敬於三賜

之車馬則不及爲人婦者於舅姑之席簟笏几則不傳於杖屨則不敢近爲人臣者見君之几杖則趨遭乘輿則下皆以其所敬在此而敬之在彼況弟子之於先生書策琴瑟其可不以越之爲戒乎雖然琴瑟先生所常御焉故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然亦有所謂不御者其惟親疾之時乎

臨樂不歎當食不歎

樂生於情之所有餘歎起於言之所不足臨樂不歎則言無不足而情爲有餘矣故誠於執紼者不期哀而哀何笑之有誠於臨樂者不期樂而樂何歎之有執紼不笑臨樂不歎非爲安而行之者言之爲勉强而行之者言故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臨樂而歎非所謂發而皆中節者乎其去中和不亦遠乎昔曹太子來朝享初獻[illegible]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何曹太子[illegible]不知禮施父之知禮邪臨樂而歎則心存憂患而[illegible]知樂當食而歎則口含芻豢而不知味雖未害乎禮之大體亦非所以爲禮之委曲者歟

曲禮下

後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

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居喪而不讀喪禮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未葬而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既葬而不讀祭禮不失之黷則失之怠喪未除而讀樂章則哀不足喪復常而不讀樂章則樂必崩故曰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宰予欲短喪而爲樂孔子以爲不仁閔騫子夏援琴而哀樂孔

子皆以爲君子則喪復常讀樂章先王之出制也夫軒冕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及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又況大於此而可言樂乎

祭事不縣

通變之謂事鍾磬之謂縣周官大司樂大礼大凶大戎令弛縣古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祭事不縣接特弛而不用通變以憂民而已司巫大旱則舞雩女巫大裁歌哭而請則所謂不縣固非無樂其祭則有禱而無祀其樂則有歌舞而無縣故也大司徒荒政一有二而眚禮蕃樂豫焉君膳不祭肺眚禮也祭事不縣蕃樂也然大夫以粱爲加食君膳不祭肺故大夫不敢食粱士無故不去琴瑟君弛縣故士不敢飲酒以樂是大夫所視而効之者在君士所視而効之者在大夫然則爲人上者可不謹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君子不可斯須離禮斯須離禮則易慢之心入之矣

不可斯須離樂斯須離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故君無故玉不去身禮也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樂也鍾尚羽而象地磬尚聲而象水皆待縣之以致用也瑟亦琴類也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樂之大者在鍾磬大夫以智帥人之大者也故不徹縣其常御者在琴瑟士則事人有常心者也故不徹琴瑟於玉言君則大夫士可知玉藻謂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瓀玟是也於樂言大夫士則天子諸侯可知周官謂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是也太史公言古者天子諸

侯聽鐘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與此異者曲禮別而言之大夫不徹鍾磬之縣士不徹琴瑟太史公通而言之大夫未必不用縣

檀弓上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君子之於親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人之有哀樂猶天之有陰陽陰陽不同時哀樂不同日文王之於親忌日必哀而不樂豈非能全終身之憂乎昔人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況親喪乎臨喪不笑執紼不笑望柩不歌適墓不歌況忌日乎祭義曰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猶不舉事其不樂可知矣古者有忌月無忌年有忌日無忌月唐於忌日欲不合樂可謂知終身之憂矣申屠蟠於忌日三日不食非禮意也禮不云乎毀不滅性忌日歸哭于宗室蓋有終身之憂仁也無一朝之患義也此主忌日不樂言之孟子主憂不如舜言之其辭雖同其意則異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喪凶禮也祭吉禮也畢凶禮之喪猶爲吉祭之禮未全乎吉也吉事非見於此矣得不謂之祥乎魯人祥歌同日失之太速不足爲善禮子路笑之失之太嚴不足爲知時此孔子所以怒魯人而抑子路之責人無已也記曰制祥之日鼓素琴瑟不爲非而歌則爲

未善者琴自外作歌由中出故也孔子五日而彈琴十日而成笙歌則琴與歌不同可知矣孔子十日而成笙歌不待踰月者蓋十日固已踰月矣記曰祥而縞從月樂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中月而禫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父在爲母爲妻亦如之蓋三年之喪則久矣故祥月而禫者以義斷恩也期之喪則近矣故間月而禫者以恩伸義也記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由此觀之孟獻子祥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則過乎此矣故孔子稱之今夫先王制禮以中爲界子夏子張援琴於除喪之際孔子皆以爲君子伯魚子過哀於母姊之喪孔子皆非之然則孟獻子之過非以爲得禮也特稱其加諸人於禮孔子反稱之者等而已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舜琴歌南風有孝思之意存焉生意存焉故孔子既祥五日則不去喪爲未遠其心不絕乎孝思猶未全於生意也蹴彈琴矣而聲不成焉十日則於去喪爲遠而有全於生意故笙歌之聲成焉蓋制祥之日可以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君子所以與人異彈之有禮之所不可廢也不成聲者仁之所不忍也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故彈琴而後成笙歌此言彈琴而後成笙歌儀禮鄉飲酒言授瑟而後成笙歌者二十五絃之瑟比五弦之琴

則琴小而瑟大或舉大見小或舉小見大其成笙歌一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君子之所謂禮言而履之者也所謂樂行而樂之者也書曰以禮制心記曰樂者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禮樂同出於人心而仁者人也亦出於人心而已故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則禮樂之道不過章德報情而反始也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豈僞爲之哉行吾仁以全禮樂之道而已狐死猶正丘首況仁人乎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饋禮曰饋爲此嘗事又朞而大祥又曰薦此嘗事事則鬼事畢人事始矣顏淵之喪饋彈琴而後食之義也禮無他節文仁義而已矣

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曰予不和彈之而不成聲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不敢過也子張既除喪先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夏之喪親曾子責其無聞焉除喪家語毛氏傳謂其授琴而樂是子夏忘哀於喪三年之際子張割哀於已二年之後然則師之於喪也過商之於喪也不及竊意禮記誤以子夏爲子張子張爲子夏歟子騫之於親有類子張故禮記舉子張以見子騫家語毛氏傳舉子騫以見子張彼其於哀樂之分皆能以禮

終故或言先王制禮非敢過也以言先王制禮典敢不至焉孔子皆以爲君子豈非無所不用其極邪記曰惟君子爲能知樂知樂則幾於禮矣三子與有焉

弔於人是日不樂

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寒而必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不同日弔日而樂者逆理也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況弔日乎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況樂乎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曲禮曰哭日不歌用其至故也

樂書卷第一終

樂書卷第二

禮記訓義

檀弓下　王制

檀弓下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發以散陽也其極必反陰焉其慍心感者其聲粗以厲粗以厲陰也其極必反陽焉蓋喜氣不泄則已泄則口不得不咏慍氣不震則已震則氣不得不歎咏文事心志猶其優游咏武事心志猶其奮疾夫然則憂患去而樂生矣樂生而舞樂至於手之舞之則樂極而哀從之矣故舞斯慍慍斯歎歎斯戚戚斯辟辟斯踊則不知胷之撫之足

之踊之雖正明目而視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不可
得而聞也豈非陽極反陰樂極反哀之意邪左傳所
謂樂有歌舞哀有哭泣者此數品於斯哀樂莫不有
隆殺節於斯哀樂莫不中節則知禮之爲道其去戎
狄之道遠矣今夫陶包陰陽之氣憂樂無所泄如之
喜斯陶樂之無所泄者也欝陶乎予心憂之無所泄
者也爾雅以欝陶爲喜其有見乎一偏數傳曰齊楚
燕趙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蠻之聲異哭而皆哀
夫何故哀樂之情同也然而君子不與之者爲其不
能品節於斯以爲禮未免爲戎狄之道也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
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
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
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
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
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
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
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子今
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周官大司樂凡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故叔
弓卒魯昭公去樂卒祭君子善之仲遂卒宣公萬入
猶繹君子非之然則知悼子未葬斯其爲子卯大
矣如之何鼓鍾而燕樂乎此杜蕢所以升酌而譏之
也古者以晉鼓鼓金奏燕禮賓入門而金奏肆夏則

平公飲酒而至於鼓鐘豈非敵金奏邪今夫爲人臣者患於不忠忠而患於不勇爲人君者患於不智智而患於不義則杜蕢所存者忠也所敢爲者勇也平公知悔者智也不掩善者義也非杜蕢之忠勇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當時非平公之智義不能彰杜蕢之善於後世左傳謂杜蕢書樂工以不聰責發叔以不明責已以不善味其傳聞雖不同其實一也鄭司農以爲五行子卯自刑翼奉亦曰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一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是也鄭康成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失之矣昔魏道武以甲子討賀驎晁崇曰紂以甲子死兵家忌之道武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是後世之所忌子卯者不爲桀紂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礼也卿卒不繹

爾雅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古者復祭必賜胙焉夏禮尚質故以復胙名之肜有飾物之文商礼浸文故以肜日名之商書高宗肜日是也繹有端緒之義周禮則極文故以繹其義名之周頌絲衣繹賓尸是也春秋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蓋祭吉禮也臣卒凶禮也固不可以同日故宣公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則壬午繹祭可已而不已且萬入去籥而卒事無乃戾於周官弛縣之意歟古者君之於臣疾必問卒必弔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比祭而聞其卒如之何不輟吉禮之祭而去樂乎此孔子所以謂之非

禮而有卿卒不繹之說也以春秋之法繩之宜公難
免乎當世之誅矣傳曰萬者何工舞也說者謂武王
以萬人定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然則商頌嘗謂庸
鼓有繹萬舞有奕孰謂萬舞知於武王耶

王制

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
衣服正之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發者君流
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
故天子巡諸侯所守考時月定日所以和天道於上
正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所以齊人道於下諸侯之於邦
國一有襲禮沿樂而君爲之加地進律一有變禮易樂
而君流之於四裔然則禮樂之權有不管於一人者乎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鼓將之
四時始於春天道北於北春爲四時之長而祝之爲
樂春分之音也北爲四方之兆而鼓之爲樂冬至之
音也祝先衆樂有兄之道焉諸侯之於伯子男則兄
道也故天子賜之樂而以祝將之伯子男之於諸侯
則於五等爲之兆而已故天子賜之樂而以鼓將之
祝則三擊而止鼓則九奏乃成豈非名位不同樂亦
異數邪記曰德盛而教尊者賞之以樂傳曰能使民
和樂者賜以樂然則賜樂必有以將之與獻車馬者
執策綏之獻甲者執冑以將之同意言諸侯伯子男
而不及公者奉卑以見尊也與書奉六宗以見太祖
同意賜樂不稱王而稱天子者以柔克待之也與覲
礼稱天子同意鼓兆在上與磬聲在上同意鼓兆在
右奠韶音在左同意虞書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周官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是鼓之與鼗柷之與敔未有獨用者也然此言柷不言所非以先之故也言鼗不言鼓以鼓非兆奏故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古者天子大喪大荒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邦有大故則不舉至於荒政則蕃樂大凶則弛縣然則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豈不宜哉蓋天子能承順天地和理神人使無烖害變故然後可以饗備味聽備樂故饋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珍用八物羞百有二十品醬百有二十器齊醢六十物鼎十有二物其舉備味如此則備以備樂可知豈非王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之意乎膳夫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大司樂王大食皆令奏鐘鼓夫以天子一飲食之際未嘗不閱天下憂樂與夫獨樂而不與民同者豈不有間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樂工之所取正者小樂正也小樂正之所取正者大樂正也昔舜命夔爲樂正則樂正之職二帝之世已然三王特因而循之而已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說志者莫辨焉書者政事之紀也說事者莫辨焉禮之敬文也說體者莫辨焉樂之中和也說樂者莫辨焉崇之爲四術使士有所尊立之爲四教使士有所從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崇四術以造之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立四教以教之也樂正之職

有在於是豈非人君有樂育人材之意而樂正有以
輔成之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蓋本
諸此詩書禮樂謂之四術亦謂之四教猶父子君臣
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五典亦謂之五教也然不言易
與春秋者爲其非造士之具不可驟而語之故也孔
子之於易必待五十而後學游夏之於春秋雖一辭
莫贊其意蓋可見矣荀卿欲隆禮樂殺詩書是不知
崇四術之意也

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
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
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舞之遠方
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周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釋菜
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
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大胥待致以教之小
胥觵撻以贊之則簡不帥教者小胥大胥預有力焉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
治訟則簡不帥教者小樂正亦預有力焉大司樂掌
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王之事皆在所令焉
則簡不帥教以告于大樂正者小胥大胥小樂正也
以之告于王者大樂正也鄉簡不帥教者耆老皆朝
于庠大樂正告不帥教者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
皆入學而王又親視學焉蓋重棄之也與周官鄉士
遂士王命三公會其期同意王三日不舉與文王世
子不舉爲之變同意蓋教之仁也簡不帥義也王
親視學三日不舉仁也舜之遠方終身不齒義也

樂書卷第二終

禮記訓義

王制　曾子問　文王世子

王制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勸之也簡不帥教者以告于王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以沮之也王者勸沮天下之術大樂正實預焉其職豈不重哉後世有樂正氏司馬氏豈因其世官名之耶

曾子問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古者婚禮在所不賀嘉事在所不善況取婦之家可
舉樂乎蓋取婦之禮本以嗣親也親既老矣而以子
婦嗣之傷之可也樂之非也昔裴嘉有婚會薛方士
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王通聞之曰薛方
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蓋善其知禮而不善
其不預告之也雖然娶婦之家必爲酒食以召鄉黨
僚友雖曰以厚其別亦不舉樂也舉之其在三日之
後乎前乎三日而舉樂是忘親也後乎三日而不舉
是忘賓也不忘親仁也不忘賓義也先王制禮豈遠
乎哉節文仁義而已矣

文王世子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

世以傳父統而子則事父者也學以致其道而士則
事道者也凡學先世子貴貴也次學士尊賢也貴貴
尊賢其義一也其可不均以時學於東序乎春夏陽
用事之時也必學以干戈之武舞天事武故也秋冬
陰用事之時也必學以羽籥之文舞地事文故也東
序夏后氏之學而序之爲言射也學異異用用異異
功然則行同能偶者舍則何別乎然干戈羽籥樂之
器而樂豈器哉凡學世子及學士必以是者欲其因
器以達意故也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
詩書文王世子之學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
者升於學之造士則其才嚮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
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於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
誘於外物其學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樂書200巻目録1巻』　請求記号 WA35-6
ガラス使用

先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
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
矣雖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太
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
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
先後爾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
以政正之謂之正以教教之謂之師大胥之所相者
小樂正也籥師丞之所奉者籥師也蓋干陰干陽也
干謂之干盾亦謂之干兵戈句戟矛也書曰比爾干
稱爾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立戈則句兵而其形欲
倒皆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古之教舞者朱其干
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是以教干在小
樂正而以大胥贊之教戈在籥師而以籥師丞贊之
干戈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覩之意觀矣周
官樂師掌國之學政教國子以干籥之小舞大胥掌
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
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由此觀之小樂正不特
學干籥師不特教戈也春夏教干戈秋冬學羽籥言
學干戈則羽籥舉矣周官有樂師而無小樂正有籥
師而無丞豈三代之制因革固不同邪

胥鼓南

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之用樂者以
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胥以鼓徵學士而
令之者不過六代之樂所謂象箾南籥者而已非鄭康
成所謂南夷之樂也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教舞

夷樂則夷樂固韎韐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胥小胥之職也上言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則所謂胥鼓南之胥豈小胥歟周之化自北而南則文王象箾所奏亦不是過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

樂語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弦居一焉誦則詩頌人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温柔敦厚詩教也以春誦之春温故也鼓鼙北方革音而其聲讙主陽生而言也琴瑟南方絲音而其聲哀主陰生而言也夏弦之義有見於此商人尚聲名學以瞽宗是瞽宗主以樂教衆瞽之所宗也春教以樂語夏教以樂音其義爲難知非大師詔之瞽宗孰知其所以然哉周官大司樂死以爲樂祖而祭之瞽宗則春誦夏弦太學之教非小學之道也詔樂於瞽宗又言禮在瞽宗者古之教人興於詩者必使之立於禮立於禮者必使之成於樂故周之辟廱亦不過辟之以禮廱之以樂使之樂且有儀而瞽宗雖主以樂教禮在其中矣周官禮樂同掌於春官禮記禮樂同詔之瞽宗其義一也學舞於東序而別之以射學禮樂於瞽宗而詔之以義君子之深教也此言春誦夏弦秋讀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書禮則知誦之爲詩弦之爲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爲行書之爲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冬夏陰陽之至而詩書皆欲其至故以二至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讀禮以秋讀書以冬學記曰太學之教也

時以此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周官大司樂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卒之以樂舞故凡祭與養老之禮乞言語說古之樂語也學舞干戚古之樂舞也蓋德爲樂之實樂爲德之華則樂語德言也樂舞德容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其命之在大樂正而小樂正特以義詔之東序而已數舞授數不與焉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以數授之而已論其道而說之不與焉此論說在東序所以責之大司成也經曰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味焉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由是觀之凡祭豈釋奠之禮歟凡養老豈老更羣老歟合語之禮豈德音之致歟學舞干戚豈舞大武之舞歟言舞則歌可知矣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然此下管象舞大武周樂而已以東序言之豈周人兼用之耶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學者禮樂之教所自出故凡釋奠于先聖先師者必有合也釋奠者禮也必有合者樂也周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所謂必有合者合舞與聲而已有國故則否與大司樂國有大故去樂弛縣曲禮凶年祭事不縣同意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與周官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同意必遂養老者特釋奠先聖先師而天子視學實與焉故下文言天子視學命有司行車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味焉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終之以仁而已蓋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所以教敬也必遂養老所以教孝也一釋奠合樂之故而孝敬之教行焉如此則禮樂豈不爲天下大教歟凡釋奠必有合者主行禮以合樂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主合樂以行禮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國亦如之諸侯之國命之教而始立學者亦必以祭器爲先則興器者造祭器之謂也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是釋菜未嘗不舞不授器其所以不舞不授器者非四時釋菜之中祀特始入學者行一獻之禮而已與周官凡小祭祀不興舞同意授數則天子八佾諸侯六佾之類也授器則文以羽籥武以干戚之類也數則可陳其義爲難知器則可用其象爲難求苟由可陳之數精難知之義因可用之器得難求之象則禮由已而已豈淺識之士所能豫哉

樂書卷第三終

樂書卷第四

禮記訓義

文王世子　禮運

文王世子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穆恭敬而溫文古之人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故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非樂何以脩內乎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矣非禮何以脩外乎樂鐘脩內未嘗不發形於外禮雖脩外未嘗不交錯於中易曰蒙雜而著交錯於中所以為雜發形於外所以為著教世子以禮樂使之至於雜而著則其德成矣故樂之成也心術形而流暢禮之成也恭敬而溫

文三王之於世子必始終於此而已不易之道也故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正世子之謂也非特王德之人爲然雖帝舜命夔教胄子以樂而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其成也惟恭敬而溫文禮樂亦無乎不備矣保氏養國子以六藝而禮樂居其先亦此意也蓋禮樂法而不說其法也發形於外天下共由之其不說也心術形而悅懌恭敬而溫文有天下至隨存焉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二老五更羣老之席焉遂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父羣臣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

天子莫重於視學亦莫重於養老故老更者爲其血氣既衰而養以佚之仁也飲食之珍具親執而奉之禮也憲行以善吾之行乞言以廣吾之聞智也父事之不疑其所謂父兄事之不疑其所謂兄義也有親者視之而興孝有兄者視之而興悌信也夫以一舉養老之事衆皆知其德之備者以此而已蓋釋奠於

先老所以明其不忘本也適饌省醴所以明其不敢
褻也樂則清廟象武之頌所以示德與事也語則父
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辨君與親也然咏歌者樂之
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養老之樂始而發咏中
而管舞卒而樂閑則堂上堂下之樂和樂而不流也
其所以命羣后羣吏反養老幼于東序者不過示父
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始之以養終之以仁
而已古之君子必慎其終始如此而衆安得不喻之
乎然則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
也舞大武者以武王善繼志述事故也雖然養老於
東序必兼幼言之何邪曰先王之於耆老孤子未嘗
不兼所養特其所重者老而已

禮運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
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飲食者養人之本人之大欲存焉禮者飲食之節豈
人所大欲哉古之聖人以人之所大欲者寓之於非
所欲之禮則人情必至於不相悅者矣是故禮之所
設樂必從之此禮樂之所由始也蓋食之禮始於燔
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汙尊抔飲禮之所始樂亦始焉
蕢桴而土鼓其樂之始歟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葉籥
伊耆氏之樂也然樂以中聲為本土於位為中央於
氣為中氣而籥之為器又所以通中聲者也伊耆氏
之樂始於土鼓中聲作焉中於蕢桴中聲發焉終於
葉籥中聲通焉樂之所始本於中聲如此豈不為中
和之紀乎周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
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其
意以謂王業之起本於豳樂之作本於籥始於土鼓
迎暑迎寒祈年祭蜡皆本於民事而息老物故所擊
者土鼓所歌者豳籥所歌者豳詩有報本反始之義
焉豈在夫聲音節奏之末節哉此所以猶若可以致
其敬於鬼神

列其琴瑟管磬鐘鼓

先王作樂莫不交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列琴瑟
於南列管於東列磬於西北列鐘於西列鼓於北所
以正其位也然琴瑟絲音也與瓦同於尚宮管竹音
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與木同於一聲磬石音
也鐘金音也故舉絲以見瓦舉竹以見匏舉革以見
木而五聲八音具矣後聖有作爲樂如此其備則貴
椌土鼓雖鄙朴不足尚先王必存而不廢者貴本始
之意也與用二酒不廢玄酒用葷蒿不廢稾秸同意

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

周官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
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凡樂
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蓋天五地
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
相爲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樂以中聲爲本而
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以仲春之管爲天宮仲冬之
管爲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爲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
不亦妄乎今夫旋宮之樂十二律以主之五聲以文
之故圜鍾爲宮而無射爲一合黃鍾爲角而大呂爲

之合太蔟爲徵而應鍾爲之合姑洗爲羽而南呂爲
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函鍾爲宮太蔟爲角
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
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爲三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
爲徵應鍾爲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
也故其合又降而爲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
言人道而元亨利正之德乾別爲四坤降爲二咸又
降爲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
參而奇雖主乎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陰
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
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
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
一於陽先乎陰故大抵旋宮之制與意同卦六爻之數

常相爲表裏蓍草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
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而六爻
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
爲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
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
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
之用則三十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
管禮天神以圜鍾爲首禮地示以函鍾爲首禮人鬼
以黃鍾爲首三者旋相爲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
而運焉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
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
十二管旋相爲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
爲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爲六十律之準不亦

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後世之失非特此也
復以黃鍾爲宮宮爲羽大呂爲二商太簇爲商爲徵圜
鍾爲徵爲羽姑洗爲宮爲商蕤賓爲徵爲角函鍾爲
徵爲羽夷則爲羽爲角南呂爲徵爲商無射爲角爲
商應鍾爲角爲羽抑又甚矣然則天人之宮一以太
簇爲徵者祀天於南郊而以祖配之則天人同致故
也三宮不用商聲者商爲金聲而周以木王其不用
則避其所尅而已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則五聲之於樂闕一不
可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其無商者文去實不去故
也荀卿以答詩商爲太師之職然則詩爲樂章商爲
樂聲樂章之有商聲太師必審之者爲避所尅而已
與周之祔王左徵角右宮羽亦不用商同意夫豈爲
祭尚柔而商堅剛也哉先儒言天宮不用中呂函鍾
南呂無射人宮避函鍾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
避之者尊之也以謂天地之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
避天地之律然則人宮用黃鍾孰謂避天地之律耶

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
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故古之人安德以樂而聞
樂知德是德之與樂未嘗不相須而成也蓋一器之
成而工聚焉者車也疏數疾徐而有度數存焉者御
也天子之於天下所以安而行之者在德不在車然
非車不足以喻德所以行而樂之者在樂不在御然
非御不足以喻樂車者器也御者人也德者實也樂
者文也車非御不運德非樂不彰以德爲車則無運
而非德也法何與焉以樂爲御則無作而非樂也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樂書200卷目録1卷』　請求記号 WA35-6
ガラス使用

貴 5 48 8

何與焉若夫大夫以法相序諸侯以禮相與其去德
不亦遠乎

樂書卷第四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樂書200巻目録1巻』　請求記号 WA35-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樂書200巻目録1巻』 請求記号 WA35-6

ガラス使用